

第五十三章 匕首，又見匕首！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懸空廟裏，皇帝已經褪去了先前的怒容，滿麵平靜，就像腳下的木屑、樓中的鮮血、待衛與刺客的屍首、受傷和昏迷的人們、四周空氣裏的微甜味道並不存在，就像是自己沒有遇到一場敵人籌謀數年之久的謀殺，隻是在進行三年一例的賞菊之會。

有人開始收拾廟宇內的殘局，許多的宮中高手擠在了頂樓，似乎是想把這樓壓垮。起先負責陛下安全的侍衛麵色慘白，那些太監們包括戴公公在內都瑟瑟發抖，不知道聖上遇刺，會給自己的命運帶來些什麼改變，還是說會直接中止了自己的命運旅程。

太子已經從地上爬了起來，滿臉淚珠，與大皇兄二人齊排跪在皇帝麵前，請罪道：“兒臣無能，讓父皇受驚了。”

大皇子說得沉重無比，他在西方殺敵無數，卻沒有想到，當刺客來襲之時，自己竟是連作出反應的能力都沒有，而那位他本來有些瞧不起的範閑...竟然身手如此了得，見機如此之快。

“一入九品，便非凡俗...你們雖是朕的兒子，碰見這些亡命徒，反應不及，也是自然之事。”皇帝似乎沒有怪罪兒子們的意思，隻是看了一眼角落裏那個死在洪公公手下的九品刺客，又看了一眼被太子踩破了的酒杯，眉頭微微皺了皺。

他輕輕攬著懷中還在害怕不已的三皇子，眼睛卻看著樓下那片漫山遍野的菊花，山坡之上，隱隱能看見偶有動靜，枝葉輕飛而碎。

“老奴去吧。”洪公公在皇帝身後謙卑說著。似乎並不認為自己在一場刺殺之後，應該牢牢地守護在陛下的身邊，“小範大人最近在生病。老奴有些擔心。”

地板上範閑臨去前扔下的藥囊十分顯眼，毒煙漫樓。總會有些人吸了進去，所以他留下了解毒丸。看著地上的藥囊，想到那孩子的細心，皇帝的眸子裏閃過一絲微微欠疚，他這時候才想起來，範閑這個孩子，最近身體一直有問題，而且洪公公上次去範府看後。也證明了他身上的病，確實有些麻煩。

他的手指輕輕在懸空廟的欄杆上點了幾下。篤篤作響，下方一直縮在眾權貴後方的範建似乎心有感應，向著樓上看了一眼。

“你不要去了。”皇帝對洪公公冷冷說道：“朕派人。”

話音落處，懸空廟下方的山坳裏又傳來數聲異動，數名身影從隱伏處站起身來，身負長刀，沿著陡峭的山石縫隙，衝入了花海之中，不一時便超過了提前幾刻出發的大內侍衛，追尋著最頭前三個人的蹤跡而去。

正是虎衛。

山裏有座廟，廟前自然就是山溝溝，隻是這山溝溝有些陡。

範閑就在山溝溝裏的田野裏疾行著，間或伸手拔去迎麵衝來的枝丫，嗅著山野間金線菊瓣碎後的淡淡香氣，像是吃了鴉片一樣，體內的真氣依循著那兩個通道快速流轉，極其快地補充了他精神與力量的消耗，雙腳就像是長了眼睛般，奇準無比地踏上下方的岩石，身如黑龍，以一種令人膛目結舌的速度向著山下衝去。

說起跳崖，這個世界上除了五竹叔外，這個世界上還沒有誰能比他更快。更何況，今天與白衣劍客一戰後，體內修為受了大震撼後自然有所提升，真氣的充沛程度與精神狀態，都處於巔峰之中，左肩的傷勢根本算不得什麼。

他身前數十丈處那個若隱若現的白色身影，身法也算是極其精妙，像朵雲一般聚攏散開，便柔媚無比地禦了衝之力，速度沒有減慢，但終究比不上範閑借著地心引力加速。兩個人的距離越來越近。

至於後麵那些還我看書齋在尋覓下山道路的大內侍衛，已經不知道被甩了多遠，而那位聲名赫赫的葉重大人，明顯一身修為是放在那個重字上麵，也被拉下了好一長段距離。

茶還未冷，兩人就已經一先一後地衝到了山腳下，看著遠處隱約可見的禁軍兵馬旗幟，範閑心頭稍鬆了口氣，卻意外地發現前方的白衣劍客身形一斜，強行扭轉了前進的方向，擦著山腳疏林的邊緣，往西方掠去。

已經踏上了平地，範閑的速度本來應該不及那位白衣劍客，但白衣劍客受了葉重一掌，明顯吃了大虧，速度始終提不起來，所以被他死死綴著。

不過看著對方選擇的方位書齋，範閑依然止不住心頭微凜。山上山下聯係不便，聖上遇刺的消息就算已經傳了下來，這些山下的禁軍，隻怕也難以馬上做出反應，更何況白衣劍客選擇的方向，正是禁軍最難照顧到的地方，那裏是一片原始的密林，林子的麵積雖並不寬大，卻足以掩護白衣劍客輕身而出。

他沉默地追趕著，我看書齋企盼禁軍統領不會因為宮典的失職，而忘記了那個方向。

令他欣慰的是，那片密林外麵明顯也有防備，那名白衣劍客在高速奔行的過程中，又是強行一轉，往兩點鐘的方向穿插了過去。

範閑緊緊跟著。

白衣劍客再轉。

範閑再跟。

數次突刺一般的轉變方向，白衣劍客卻極漂亮地保持著與遠處禁軍的距離，而範閑也根本沒有多餘的力量來喊兄弟們幫忙。

嗖的一聲，白衣劍客陡然加速。往正前方的一處湖麵掠去！

等範閑也咬牙跟著衝了過去之後，才有些恐懼地發現了一個事實。

自己已經跟著那位刺客穿過了山腳下禁我看書齋軍的包圍！

前方一片空曠，無人防守。範閑心中劇震，完全不能了解那名白衣劍客是怎樣擺脫了層層禁軍的注視，除了二人身法確實夠快之外，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個白衣劍客對於禁軍的布置，對於慶國朝廷的應急反應都已經熟悉到了一種很可怕的程度！

聯想到宮典今天一直沒有出現在懸空廟中，範閑感到一絲涼意沿著自己的後背爬了上來，但此時不是思考陰謀詭計的時候。葉重太重，侍衛太慢，身旁無人。如果讓這名刺客從自己的眼都就此消失，範閑知道自己會惹上多大的腥膻。

不能回頭。隻能飛，隻能追，一迫再迫。

對於自己的追蹤技能，範閑有足夠的信心，尤其是在北海之畔的衣裏，自己領著幾名虎衛，硬生生將當年縱橫天下的肖恩追得淒慘不堪後，他根本不相信，除了四大宗師之外，還有誰能逃得出自己的跟蹤。

但今天，連番的意外接踵而來，讓他有些心寒，先是對方能夠輕易穿透禁軍的封鎖，緊接著對方又表現出來了十分強悍的擺脫能力，由山腳直至湖邊，穿湖而過，在農舍與田野間穿梭，那名白衣劍客有好幾次都已經消失在他的視野中，如果不是範閑眼力驚人，運氣過人，隻怕早就已經被對方擺脫了。

我看書齋

而且白衣刺客在這一路上所表現出來的我看書齋沉穩...甚至像是本能反應一般地躲避，實在是讓範閑十分佩服，他自幼接觸監察院的東西，當然知道這得需要多少年的浸**才能達到。

尤其是注意到對方在掩滅痕跡時的手法，十分的老練，而且透著一股子陰沉的味道，總讓範閑感覺很熟悉就像是已經非常熟悉的那片黑暗一般，與這名劍客的一身白衣，透著股格格不入。

想必這才是白衣劍客的真實一麵，冷靜且不必提，陰狠，決斷，無一不是人間極致。

懸空廟上那一劍，雖然煌煌然，壯烈至極，但在範閑看來，卻沒有此時對方散發出的黑暗氣息來的驚人我看，此人所表現出來的真正實力，隻怕早已經超越了年老的肖恩，還在自己的真實實力之上。

範閑越來越心驚，懸空廟上，自己確實太衝動了些，太熱血了些，此時冷靜下來，才能正確地評估對方那一劍的威勢，若不是葉重傷了對方，或許範閑此時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，就是馬上住腳，離前麵那個白衣人越遠才會越安

心。

...

二人身前，京都在望，城廓高聳，氣勢逼人。

虎的一聲，白衣劍客去勢不頓，單手脫去身上的雪白長衫，露出裏面一件樸素簡單的衣服，就如同京中居民常見的穿著。

白衫落在泥地中，片刻之後，一隻腳尖在衣上輕輕一點，一個身影疾速掠了過去。

範閑看著已經遠方已經喬裝成普通百姓的劍客，對於對方的佩服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，對方不像一般的刺客一樣往郊外逃去，反而卻要自投羅網，殺入京都，這京都不知有多少萬人，對方混入人海之中，想必也有可靠的身份做掩飾，就算監察院全力發動，隻怕也再難找到他了。

今日皇室集會於懸空廟，京都防衛自然鬆懈，城門處的小兵隻覺得眼前一花，揉了揉眼，卻不知道發生了什麼。

範閑看得清楚，那人已經混入了京都的人群之中，也不忌憚驚世駭俗，直接從城門處衝了過去。

入城之時並未受阻，他依然能夠勉強綴著那個刺客。在京都這樣複雜的地況之中，才是真正考究黑暗刺客們能力的時候。範閑使盡了渾身解數，才沒有跟丟前麵那個影子一樣的人物，好在今日精神狀態奇佳，速度沒有一絲減退！

沉默地追殺與反跟蹤，在京都的民宅間，小巷間進行著，凶險處或許不及上次北海畔，但緊張的程度卻猶有過之。

樓角身影一飄，足下布鞋一點，穿過熱鬧的舊市街，撞翻了一個賣糖葫蘆的小販。便是這一撞，讓範閑判斷清楚。刺客受的傷重，看來已經支持不住了。才會控制不住自己的身體。

...

一條死巷子，驟然出現，一陣急促而輕微的腳步聲之後。範閑終於成功地將那個人堵在了巷口的盡頭。

連番跋涉，用心用力用神，他的臉色有些不自然的蒼白，頰上卻是兩朵亢奮的紅暈，雙眼裏晶亮一片。正是體內真氣充沛到我看了極點的顯示。

而巷口裏的那個刺客情況比較糟糕，白衣已去。一身普通的衣服下麵，已經能看見隱隱沁出的血水。

刺客轉過身來，是一張範閑完全陌生我看書齋的臉，也是蒼白無比，想來平日裏極少見陽光，也不知道易容過沒有，他嘶啞著聲音，看著離自己隻有十步遠的範閑，說道：

“小範大人，你不累嗎？”

範閑微微一怔，輕聲說道：“本官沒想到你能跑這麼遠。”

刺客微微一笑，輕輕將手伸進外麵的衣衫，緩緩取出了那柄寒若秋水的古劍，一劍在手，他全身上下的氣質為之變，馬上由一位逃亡的黑暗刺客，變成了了位高傲的劍客，渾身充滿了自信與我看驕傲，

“我本不想殺你。”

範閑默然，知道對方如果沒有受傷的話，確實有足夠的實力說出這樣看似我看書齋狂妄的一句話。感受著巷子盡頭那股拂麵生寒的劍意，他下意識裏準備摳住暗弩的板機，取出藏在靴中的黑色匕首，拋出最拿手的毒煙...不料...匕首沒摸到，毒煙用完了，暗弩不在了。“你是赤裸的。”無名刺客冷漠說著：“你隻有三枝弩箭，一把匕首，十四粒爆煙丸，而現在...你是**的。”

範閑微微低頭，麵色沉了下去，知道自己確實書齋是裸奔入京。一向能夠幫助自己的三**寶已經不在身邊有這三**寶在手，他敢和海棠正麵打上一架。而此時，麵對著一位綜合實力絕對不在海棠之下的絕頂高手，範閑能怎麼辦？他隻有祝福對方的傷勢發作的更快一些...五竹叔能來得更快一些。

他體內如今已至頂峰之境的充沛真氣，讓他的心神堅毅自信起來，在經絡裏快速流轉的真氣，就像是無數調皮的孩子，在勸說著他，憑借自身的實力，與對方狠狠地戰一場。

而出乎意料的是...他隻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壓下了自己的戰意，用沒有夾雜一絲情緒的目光看著對方，微笑說

道：“說出你一個能讓我書齋滿意的身份...我就不追。”

這是交易，這是他冒著奇險，一直追蹤這位絕頂高手到京中.....也要做成的一筆交易。懸空廟的刺殺太古怪了，宮典的離奇失職，刺殺時機關迭出的絕妙安排，麵前這位刺客的出現與離開，對慶國我看內部事務的熟悉，都揭示了一下可怕的真相，這次刺殺，肯定不止一方勢力參與其中，而且一定有慶國內部的人員參與！

範閑隻是需要知道此事的真正起源，而不是像個勇士一樣地為陛下洗去恥辱。他不是一位單純的忠臣，更在乎的是，這次刺殺與自己，與父親，與監察院之間的關係。

“不要說氣節這書齋類的話。”範閑依然低著頭，笑著說道：“你我都是一路人，知道承諾這種事情沒有任何意義，給我所需要的信息，我放你離開。”

刺客沉默著，默認了他的說話，但就在範閑以為對方會接受這個看似對雙方都很公平，絕對雙贏的交易時，對方忽然說道：“現在的問題是，如果我殺了你。我不一樣也可以離開？”

這個世界真的很妙，範閑強悍地拒絕了二皇子那個和解共生，在所有人看來都很美滿的提議，而此時，也有人很強悍地拒絕了他。

靠的是什麼？當然是實力。

...

劍光似乎在一瞬間之內，照亮了整條小荏，深秋裏的落葉，也被這劍風刮拂了起來，紛亂的飛舞在二人身間。那柄古意盎然的長劍。就我看這樣在淒美落葉的陪伴下，突兀而決然地來到了範閑的麵前。

就如同在懸空廟頂樓一樣。範閑體內真氣疾出，運至雙掌之上。開天辟地一般，挾著雄渾至極的掌風，拍向對方的麵門。對於迎面而來的長劍根本看都不看一眼。

掌風凜烈，將那名劍客的頭發震得向後散去，就像是道道鋼刺一般。

武技之道，他不如對方，於是隻好搏命。而且他很清楚，越是殺人無算的絕頂刺客，越是珍惜自己的生命，越是驕傲，怎麼可能換命。

如他所願，對方果然橫劍一揮，向著他的手掌上斬去。範閑奇快無比地收手，化為兩道黑影，直擊對方的太陽穴，這雙拳出的是幹淨利落，簡單至極，卻是異常凶悍。

便在這時，與他對戰的劍客，卻做了一件讓範閑怎麼也意想不到的事情！

劍客不再像大畫師一樣瀟灑揮劍，不再妙到毫巔地運劍...他直接棄劍。

長劍脫手，急射而出，直襲範閑的咽喉，他的身體卻異常古怪地縮了起來，避過了範閑的凌厲拳風，將手放到自己的左腿靴口處。

取出一把暗啞無光的匕首！...

範閑悶叫一聲，收書齋拳而回，交錯一擊，仗著自己的霸道真氣，生生將那奪命一劍擊飛，古劍化作一道直線飛了出去，嗤的一聲插在巷牆之中，不停顫抖著，嗡嗡作響。

更令他大驚的是，對方居然從靴子裏摸出了一把匕首，向自己刺了過來，這一招範閑實在是太熟悉了！

劍客古劍在手之時，便是光明正大，大開大合，堂堂正正的絕代劍我看書齋手，所以範閑用霸道真氣相應，但是這名劍客棄劍之後，整個人的光采便似乎蕩然無存，化作了秋風之中的一道魅影，手裏提著一把尖銳的匕首，突刺而出。

這種強烈的氣質變換，隻是在驟然之間發生，範閑險些應對不及，左臂處被劃了一道細小的血口！

霎時間，兩個黑灰色的身影就這樣在巷中纏鬥了起來，貼身的搏擊，全以奇詭之道而行，鋒出無聲，指出陰險，在租小的範圍之內，進行著極凶險的刺殺，兩個人的動作越來越快，彎肘捉膝，撩腹剝腳，由牆角站至牆上，再摔到地麵...一連串**格擊之聲連串響起，驚心動魄。

如果範閑不是從小被五竹鍾練長大、如果不是深受監察院風格的浸**，一直走的就是這個路子，隻怕平已經被那把匕首戮出了無數個血洞，但饒是他躲得再快，終究還是被那把似乎染上了噬魂之氣的匕首，在身上割了無數道血口

子。

對方肯定對監察院官服的構造十分清楚，刀尖所割，全是沒有重點保護的地方。

對方肯定對監察院官服的構造十分清楚，刀尖所割，全是沒有重點保護的地方。

而最令範閑心驚膽跳的是，對方竟對我看書齋自己研究的十分透徹，將自己的出手路線算的死死的，自己賴以保命的小手段，竟每每在發動之前，就被對方猜得先機，躲了過去，不論是擰尾指，還是插眼珠，捏陰囊，還是想倒肘擊...什麼樣無恥下流陰險的招數，都失去了效用！

我看書齋一抹淺灰色的光芒，閃過範閑的眼簾，匕首的尖端很直很直地紮了下來，這讓他想起了五竹叔的那根棍子，讓他想起五竹叔說的那句話直、狠、準。

之所以範閑在快要噁屁的時候還有情調回憶往事，是因為他還有一招大劈棺，腳下的靴尖裏還藏著個刀片。

一甩手，體內暴戾的真氣一下子迸了出去，手臂上的監察院官服都被震得絲絲碎裂，右手被真氣所激，不停地顫抖，隱隱然有了幾絲澹州海崖下葉流雲散手的風韻。啪的一聲擊出。

像個幽靈一樣附在他左臂處的刺客，隻覺一股強大而錐心的真氣撲麵而來，對方這一拍的手指根根散開，宛若枯枝一顫！

刺客胸口一悶，被震了出去，腳尖也往下一踩，不偏不倚踩在範閑陰險踢過來的靴刀尖上，飄然退開三尺！

範閑一聲悶哼，捂著受了刀傷的左臂。看著麵前這個可怕的敵人。發現對方也在掩唇流血，稍覺安心。

隻是。五竹叔還沒來。

...

刺客橫肘，將灰暗的匕首橫舉在眼前。嘶啞著聲音說道：“這是學的你的。”

範閑陰沉著臉，感受著自己的精力隨著傷口處鮮血的外滿而不斷流失著，冷聲道：“不用客氣。”

沒有時間留給他治傷調息。而對方明顯在對傷勢地耐受力方麵，比自己還要更加強悍，所以範閑沒有第二句話，腳尖在巷牆上一點，踹落幾塊我看書齋灰磚。整個人已經撲了過去，去勢若虎。一往無前！

刺客退一步，躍起，反手撩刀，刺向他的太陽穴。書齋

範閑身形一滯，氣勢由極暴戾而轉至極陰柔，整個人的身軀極冒險地繞著那柄匕首轉了小半圈，右手兩根手指間寒芒一閃，從自己的頸後鬼魅伸了出去...剎那辰光裏，便要輕拈毒針，紮中那把穩定異常握著匕首的手...的虎口！

可他沒有料到，刺客反手撩的那刀，我看竟是個假像。當針尖探過去的時候，對方已經從從容容地拉回匕首三寸，讓毒針紮在了匕首的橫麵之上，針尖寸短，顯得脆弱無比！

緊接著，刺客便是一膝頂在了範閑的後腰窩裏。一股劇痛讓他橫過身去，然後便看見了那柄恐怖的匕首距離自己的胸口隻有極短的距離。

書齋

看著這把匕首，範閑絕望了，對方竟然準備的如此充分，連自己最後保命的三根發針都摸得一清二楚！

而...五竹還沒來。

...

腰間著了重重的一記，範閑一聲悶哼，卻變作了極其狂暴的一聲呼喊！

“啊！”

生死之際終於激發出了他體內最大的潛力，將那股強悍的殺傷力全數吸入了雪山之中，催發著霸道真氣運至自己的雙臂，夾住了匕首！

雙掌與匕首一夾，發出了極難聽的嘶啞聲，就像是燙紅了的烙鐵正在粗糙的腳掌上慢慢劃過。

兩個人距離的如此之近，以致於範閑能看到對右眼神裏的那絲微笑。

倒黴這種事情，總是聯袂而至，此時範閑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，他身體裏最大的那個隱患，也終於爆發了出書齋來，發出了致命的怒吼。

暴戾的真氣，就像是不聽話的孩子，又像是難以馴服的野獸，異常不穩定地在他的經絡中開始跳動，而雪山處的真氣蘊積，似乎也已經隨著這一場耗費心神的纏鬥，終於突破了極限。

爆了。

...

就在那麼極短的瞬間內，範閑便已經感受到了從來沒有感受過的苦楚，身上每一處能夠有感覺的神經，都像是被撕裂了一般，痛楚無比，而體內的真氣就這樣狂肆地衝破了管壁，殺進了他的身體，片刻間消湮在腑臟之中，再也無法調動出來。

真氣全無，雙掌自然無力。

嗤的一聲書齋輕響，那柄始終無法真正刺中範閑的灰暗匕首，就這樣簡簡單單，甚至有些荒謬地刺進了他的胸口。

範閑鬆開雙掌，不可思議地看著自己胸上突然多出來了一把匕首，而且隻能看見後麵那一截。

就連對方那名絕頂刺客，似乎都驚呆了，傻傻地看著範閑胸前的匕首，而沒有接下來的動作。

不書齋知道過了多久，那種痛楚才傳到了範閑的腦中，他才明白自己中了很深的一刺，隻怕這條小命就要這麼糊裏糊塗地交待在異世界的一條小巷之中。

不甘啊！還有很多事情沒做，還沒生孩子，紅樓夢還沒有抄到七十八回，還沒有去內庫看葉輕眉做的家什，還沒有去神廟偷窺，還沒有站在皇宮的大殿上向天下人宣告自己的身份。

最不甘的是...瞎子，你怎麼還沒來呢？

...

“意外。”

很意外地是，說出這兩個字的，除了臨死不忘前世周星星的範閑外，還有對麵那位劍容，隻不過範閑說的極為不甘，對方說的極為無辜。

刺客終於鬆開了握著匕首的手，我看書齋範閑雙腿一軟，就往地上倒了下去。

當慶國皇帝最精銳的虎衛，終於幹辛萬苦地趕到小巷時，沒有來得及參加這場激鬥，隻來得及看著一個普通百姓模樣的人、鬆開了小範大人胸口的那柄匕首，然後化作一道黑色的影子，直接掠過了巷尾那堵牆。

而小範大人，這些虎衛們暗中傳誦，無比強大的大人物，就像一位酒後的醉鬼般，直挺挺地摔倒在巷中的土地上。

“快追！”有虎衛低聲吼道。

“分二，首救人！”

這一行虎衛的頭領高達、沉著一張殺氣騰騰又陰鬱至極的臉、蹲在範閑旁邊，看著麵前地上這個帶著自己出使北齊的年輕官員，心裏無比緊張和擔心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終於有聲音在巷子裏響了起來。

“死不了。”範閑氣喘籲籲靠在高達的懷裏，望著胸前的一大片殷紅，“插得不夠深...不過，快請禦醫...去府上找我妹妹拿解毒丸子...另外請陛下急召費介回京...小命要緊。”說完這句話，範閑雙眼一閉就昏了過去，隻是昏迷之前還用有些模糊書齋的眼光，看了一眼那名刺客逃遁的那堵土牆。意外重傷後的古怪情形，已經讓他隱隱猜到了那名可怕刺客的身份，隻是這事兒太複雜，太可怕，可怕到他寧肯下意識裏讓自己昏迷不醒，也不願意就這個事情再繼續思考下去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